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録監生臣李廷讓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

鄉射禮第五之三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自西階賓東

正義賈氏公彦曰俎西之觶謂上一人舉觶于賓賓奠于薦西者也

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

實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賔少退主人進受

觶賔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賔揖就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所不者酬而禮殺也賔立飲

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

如賔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既實觶進西南面立鄉所酬

賈氏公彦曰云以觶者旅酬恒執此觶以相酬

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長謂以長幼之次酬衆賔賈疏言三賔也

敖氏繼公曰長謂衆賔之長也此惟據主人所酬者而言大夫若衆則相酬辯乃及長

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賈疏莊十年公羊傳

敖氏繼公曰此謂大夫酬長若長相酬之時

也司正稱酬者之字稱受酬者某子彼此之辭也此主為酬者命受酬者緣酬者之意欲尊敬所酬故於此言字於彼言子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略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為主

案司正之相旅猶司射之比耦也相旅而曰某酬某子猶比耦之言子與某子射也相旅而曰某子受酬猶比耦之言某御於子也葢當兩告之某子受酬之

云即所以作受酬者也鄉飲酒禮不言作受酬者故其辭曰某子受酬為受酬者言之也此經既言作受酬者故曰某酬某子為酬者言之也二經亦互見為義耳

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退立俟後酬者也始升相立階西北面

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

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辯音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在下謂賓黨也鄉飲酒記曰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此異於賓

敖氏繼公曰在下者迭升受酬亦如上禮可知

案鄉飲酒禮衆受酬者受自左

右旅酬

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

正義敖氏繼公曰至是乃舉觶于大夫者異之也

案鄉飲酒禮舉觶于賓介此無介故于大夫二人主

人之贊者已見鄉飲禮

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

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

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大夫席末席東端也

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

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 注坐反古文曰反坐

正義敖氏繼公曰東上舉于賓者在右也此奠于其所亦少違其故處而在其俎之西也於此言興見其無事則不坐也　鄭氏康成曰坐奠之不敢授辭辭其坐奠觶

案鄉飲酒禮賓介異面故賓奠于薦西介奠于薦南

皆其右也此賔與大夫同面故止言薦右

若無大夫則唯賔

正義敖氏繼公曰言此者明不舉觶于衆賔之長此

二人舉觶雖曰正禮然無大夫則闕一人以其禮唯

當行於尊者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為

案注所謂長一人者於二人中其一人長者也燕禮

豕二人媵爵之後故有二人此前無二人舉觶之節

則若無大夫惟當一人舉觶如旅酬之為不得如燕之媵爵矣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

正義敖氏繼公曰司正升阼階上北面而受命　鄭氏康成曰上言請坐于賓下言主人曰互相備耳　賈疏

凡辭皆司正請于主人主人有命司正乃傳告賓今上文云司正請坐于賓直見司正傳主人辭不見主人曰請坐于賓之辭此下直見主人曰請徹俎不見司正傳主人辭以告賓是互相備也

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俟弟子升受俎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還音旋下同從者才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授賓家從來者也古者與人飲食

必歸其威者所以厚禮之賈䟽鄉飲酒燕禮大射皆歸賓俎公食禮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

案卷俎以歸於賓館者禮之重者也飲射禮輕故出授其從者而已

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東授主人侍者　敖氏繼公曰

主人取俎未必在司正出門之後上文益終言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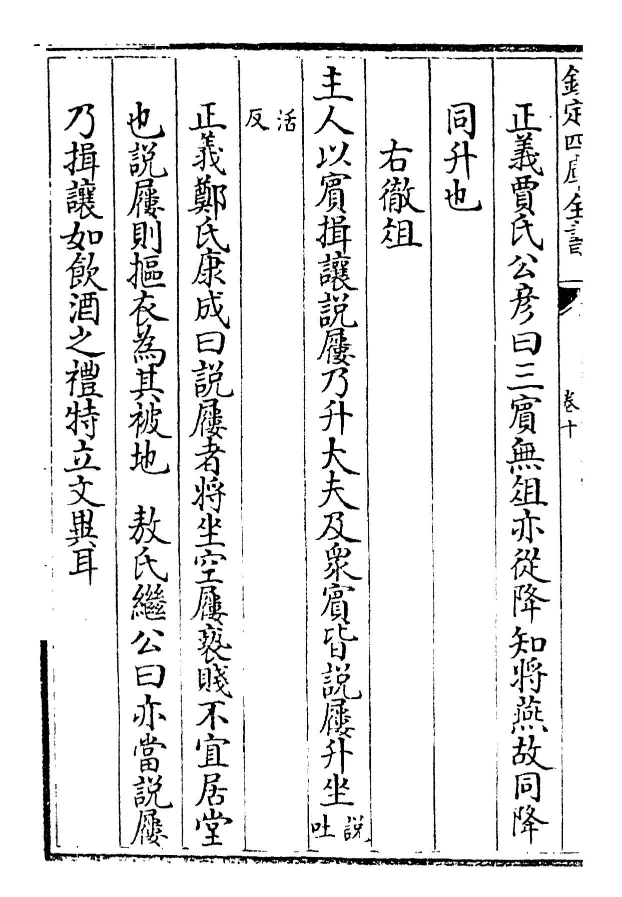
西面立階東當序位

案先言以東而後言主人降明主人之降亦從俎也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從者才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言還者明取俎各自鄉其席

案燕禮賓卿大夫皆自以俎出者尊君也此敵禮故使司正及弟子代為出俎賓大夫惟降階下而已

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



正義賈氏公彦曰三賓無俎亦從降知將燕故同降同升也

右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說吐活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說屨者將坐空屨褻賤不宜居堂也說屨則摳衣為其被地　敖氏繼公曰亦當說屨乃揖讓如飲酒之禮特立文異耳

右說屨升坐

乃羞

正義鄭氏康成曰燕設啗具所以案酒

無筭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二人謂鄉者二人也使之升立于西階上當執觶也卒觶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也此坐于席禮既殺不復崇　敖氏繼

公曰使之亦司正也此舉觶謂取而酬之即下文所云執觶者受觶遂實之之事也其位葢在西序端北上若無大夫則惟一人　賈氏公彦曰經賓上有于字者誤此二觶仍是前二人所舉者今二人升舉發行無筭爵非新觶也

案此人即向所使之人此觶即向所舉之觶未嘗別使他人更舉他觶也而經必重言使二人舉觶者明此無筭爵所以終向者舉觶之禮也

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賔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長知丈反錯倉各反注今文執觶及賔觶大夫之觶皆為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長衆賔長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賔實賔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多者迭飲於坐而已賈疏衆賔三人若大夫亦三人則得交錯相酬若一大夫則衆賔二人無所酬直迭飲而已若大夫四人已上多於三賔自三人之外無所酬則亦自相迭飲而已皆不拜受禮又殺也賈疏上二人舉觶飲卒不拜是其殺今不拜受又殺

案若大夫一人則主人所受之賔觶當以之第二賔

至賔長所受之大夫觶無大夫可酬則當以之第三賔矣是賔與賔迭飲也若大夫四人則主人所受之賔觶仍當以之第二賔若賔長所受之大夫觶則當以之第二大夫而第二賔所受於主人之觶以之第三大夫第二大夫所受於賔長之觶以之第三賔至第三大夫所受於第二賔之觶無賔可酬則當以之第四大夫矣是大夫與大夫迭飲也所以然者以堂上之酬未辯無酬及在下者之禮故也

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辯音偏

正義敖氏繼公曰辯謂堂上皆已受爵也卒受者衆賔長之末者也　鄭氏康成曰執觶者酌在上辯降復位

案卒受者之觶猶執觶者酌之自此以後則皆在下之賔矣在下之賔既受酬訖則自向尊前北面實觶以酬其肩隨之賔於西階上故注曰不使執觶者酌也所以不使者以執觶者與已皆為在下之列亦當

與旅故也

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注古文曰受酬者不拜

正義賈氏公彦曰長謂堂下賓黨之長　鄭氏康成曰言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實之不使執觶者酌　敖氏繼公曰言酬者不拜嫌親酬當拜也實之謂自實之

受酬者不拜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殺雖受尊者之酬猶不拜賈疏堂下

者受堂上者猶不拜　敖氏繼公曰觶者旅酬有拜而飲者拜而受者故於此一一明之

辯旅皆不拜辯音徧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之贊者於此始旅嫌有拜

執觶者皆與旅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嫌已飲不復飲也上使之勸人耳非逮下之恵也亦自以齒與於旅也　敖氏繼公曰於此言執觶者與旅則觶者旅酬時主人之贊者不

與明矣

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案上所云卒受堂上之卒受者也此則在下之卒受者

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注今文實觶爲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爲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　敖氏繼公曰二觶原在賓與大夫之前故云反奠餘則皆如上文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

飲以下之儀不言者可知也此後酒行終而復始儀亦如之至醉而止所謂無算爵也

案反奠而復舉所以醉賓雖不再舉亦必反奠以禮成於尊故也

無算樂

正義鄭氏康成曰合鄉樂無次數

案鄉飲酒禮之無算樂注云或閒或合而此惟曰鄉樂者以射禮繁且久正歌已殺則無算樂又當殺也

然鄭亦膪言之耳飲射同用鄉樂為近之

右無算爵

賔興樂正命奏陔賔降及階陔作陔古才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降謂降堂及階至階上也

賔出衆賔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賔出

明日賔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朝音潮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見不褻禮也　敖氏繼公曰拜

賜之禮賔至于門外擯者出請入告主人辭不見賔

乃拜主人拜辱亦如之

如賔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

右拜賜拜辱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

正義鄭氏康成曰息司正謂賔之與之飲酒以其昨日尤勞倦也此已下皆記禮之異者　敖氏繼公曰昨日正禮已無介乃言之者嫌不射而飲或用介也

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當使人戒乃速經文略也言不殺復言無俎者嫌不殺亦或有俎也士冠士虞以乾肉折俎

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人不崇酒則賓亦不告旨矣其他不見者可以意求之

案拜迎拜至拜洗之節於賔而既省矣衆賔復言不拜者上云賔酢主人則主人於賔有獻獻酢有拜此衆賔雖獻不拜故下文即曰既獻衆賔明此不拜為獻衆賔言之也

既獻衆賔一人舉觶遂無筭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遂者明其間闕也敖氏繼公曰謂舉觶之後無筭爵之前其間工入升歌等禮皆闕也賔坐奠觶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賔賔降說屨升坐矣不言請坐者請

坐主於無筭爵　敖氏繼公曰此一人舉觶在獻衆賓之後雖與正禮之為旅酬始者同實為無筭爵始也言遂無筭爵明其說屨升坐即取此觶飲也

無司正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擯者而已不立之

賔不與與音預注古文與作豫

正義鄭氏康成曰昨日正賔不可褻也

徵唯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

案鄉先生君子已見士冠禮及鄉飲酒禮
羞唯所有鄉樂唯欲
右息司正
總論敖氏繼公曰此與前篇息司正之禮亦同但
文有詳略耳
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使能不宿戒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士
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

存疑賈氏公彦曰鄉射使處士無爵命者為賓有大夫來不以加尊於大夫故易去之使公士為賓

辨正敖氏繼公曰大夫於一人舉觶于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易賓之禮然則大夫之與此禮者亦主人請之明矣舊說謂鄉飲鄉射大夫自來觀禮非也

右記賓

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亨普庚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用狗者因大射之牲也其義與鄉

飲同此下有不釋者見鄉飲記

尊綌冪賔至徹之蒲筵緇布純純之閏反又章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綌為冪取其堅潔

右記牲與尊冪筵

西序之席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衆賔統於賔　敖氏繼公曰經言衆賔長升就席者三人耳又曰衆賔之席繼而西是未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

存疑賈氏公彦曰衆賓之席繼賓以西南面東上今復有東面者若公卿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也

案西序之席注謂衆賓者是也敖氏疑之亦是也遵者非衆賓也無席于尊西之理疏葢求其說而不得姑為之辭耳豈三賓以下亦有不立于堂下者乃為此席與

右記西序之席

獻用爵其他用觶以爵拜者不徒作

右記爵觶之用及以爵拜者

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横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膱音職注古文膱為胾今文或作植

正義鄭氏康成曰脯用籩籩宜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膱猶脡也為記者異耳賈疏鄉飲酒記云五脡祭横于上殊之也於人為縮膱廣狹未聞　敖氏繼公曰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是膱長尺二寸而中屈之也士虞記有乾肉折俎亦曰朐在南此可以見其

制矣祭半臘則不屈之　賈氏公彥曰周官醢人注云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細剉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

右記脯醢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腠七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骨名肉貴骨也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右體周所貴也若有尊者則俎其餘體

也　敖氏繼公曰不言大夫俎者有無不定也

右記俎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衆賔之長一人辭洗如賔禮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之於其黨

右記行禮諸節

若有諸公則如賔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賔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卑之差

案此禮無介記者葢以飲酒禮之賓介明公與大夫之差等耳

右記遵者諸公大夫之差

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

正義敖氏繼公曰但云與立者齒則獻薦旅皆在其中矣

右記大夫入節樂正立位

三笙一和而成聲和戶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賈疏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陳氏祥道曰古者造笙以匏為主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其制法鳳皇以象其鳴大者十九簧而以巢名之以其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而以和名之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

存異敖氏繼公曰三人吹笙而一人歌其所吹之詩

以和之而後笙之辭顯而成聲也

案升歌時無笙笙入時無歌間歌亦一歌一笙無歌笙並作之事若合樂則歌者二人又不止於一和敖說非是

右記笙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注今文無與笙

正義鄭氏康成曰奠于下篚不復用也

右記工與笙之獻

立者東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黨　敖氏繼公曰門内堂下之

位同

棨飲酒記云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東上當作西上

右記立者之位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於觶南

右記司正薦節

案以上多有與鄉飲酒相出入今但釋其異者

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前戒謂先射請戒之　敖氏繼公曰三耦射則在先立則居前以弟子為之者為司射當誘射也誘有教之之意故以少者為三耦而誘之不使長者嫌其待之淺也惟前戒故不待命而先俟于堂西

右記三耦

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便其事也　賈氏公彦曰司射初取弓于階西兼挾乗矢則誘射之弓矢在階西矣若誘射訖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此一个實在堂西至視算時適階西釋弓去扑獻釋獲者此亦在階西

案此矢謂乗矢也大射儀司射之弓矢在次此無次故記人明之

右記司射弓矢扑倚處

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注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著並行也敖氏繼公曰謂此時司正司馬同時行事非相繼為之　敖氏繼公曰經言司馬命張侯倚旌在司射比三耦之後記言此以明其在司射升請射于賓之時非若經文之次也然經文如彼者欲終上事乃言下事故爾階前即觶南之處也此云階前下云命負

侯者由其位文互見也

案司馬命張侯亦當在司射升請而賔許之後下記云命負侯者由其位則是於阼階前觶南西面中庭之位矣故此曰遂命見與張侯相因而命故不異其處也

右記司射司馬並行之節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麋密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賈氏梓人云張獸侯以息燕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賈疏諸侯燕用鄉射之禮天子雖無文據此記明天子燕射亦用鄉射之法則經獸侯是也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賈疏白質以蜃灰塗之使白為地赤質亦以赤塗之使赤為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賈疏謂大夫士直云布侯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賈疏梓人云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據大射之侯若賓射則正居一燕射則獸居一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其畫之皆毛物之

賈疏各以其色　朱子曰天子只云熊侯者燕射惟有五十步侯而已無尊卑之別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諸侯言質而不言布大夫士言布畫而不言質則大夫士其地不采可知　敖氏繼公曰布侯言布見熊麋二侯其體亦布也大射之禮王則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熊侯參侯豻侯卿大夫則麋侯此天子用其三侯之次諸侯又用卿大夫之侯皆辟其大射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

豕志在君臣相養

辨正朱子曰注說未安恐射此野獸止是取其服猛除害之義　王氏應電曰虎熊豹皆獸之極猛者春秋書多麋害稼之獸取以為侯示驅猛除害之意案司裘注云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也其疏曰虎熊豹是猛獸麋者迷也據此則此注乃鄭氏未定之說

通論易氏祓曰皮侯大射之侯也五采之侯賔射之

侯也獸侯燕射之侯也此記所言即獸侯也葢大射

以鵠賔射以正燕射以質

凡畫者丹質

正義鄭氏康成曰賔射之侯燕射之侯賈疏釆侯是賔射之侯獸侯是燕射之侯故並言之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　賈氏公彦曰賔射天子九十步侯朱白蒼黄玄五正者還畫此五色雲氣於其側七十步侯朱白蒼三正者還畫此三色雲氣於其側五十步

侯朱緑二正者還畫此二色雲氣於其側必先用丹采此地乃於其上畫雲氣也　陳氏祥道曰攷聘禮記繅藉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緑則三正去玄黄二正朱緑理或然也

案一說此丹質專𠂊布侯而言所謂凡者凡大夫與士也所謂畫者即指畫以虎豹畫以鹿豕者言也蓋熊侯白質麋侯赤質而布侯則丹質也亦通

通論孔氏穎達曰禮射有三一為大射二為賔射三

為燕射天子大射射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大射亦張三侯曰大侯參侯干侯卿大夫射麋侯也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諸侯賓射用三正二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此記下文云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則天子以下皆五十弓侯中同方一丈也而皇氏沈氏乃云天子熊侯或云九十弓或云七十弓同三侯上下之差其義非也　朱子曰梓人職

有皮侯采侯獸侯其曰張皮侯而棲鵠者天子大射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而畫以五采之雲氣號曰皮侯又各以其皮為鵠綴之中央似鳥之棲故謂之棲鵠其曰五采之侯者賔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中畫朱次白次蒼次黄次黑充其尺寸使大如鵠而亦畫其側為五采雲氣三正之侯則去玄黄二正之侯則去青白直以朱緑也射義注所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其曰獸

侯則燕射之侯此記所言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士布侯者是也葢皆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處故名獸侯且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以為質大夫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氣采色之數則亦如采侯之差等也

右記侯

射自楅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笴古我反又古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楅間中央東西之節也物謂射時

所立處也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笴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賈疏一舉足謂之跬再舉足謂之步射者進退之節也閒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為隨武跡也尺二寸　陳氏祥道曰笴長三尺距隨長武一縱一橫縱長而橫短所謂度尺而午也　敖氏繼公曰且閒容弓為從畫言也橫畫之距隨長武則上下射之相去不及五尺矣射者南面

還視侯中之後先以左足履物之東端乃以右足履其西端而合之故名東端爲距西端爲隨取其左足至則右足從之也距至也隨猶從也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

正義鄭氏康成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　賈氏公彦曰五架之屋序序皆然　敖氏繼公曰當棟當楣以庭之深淺而異其堂之庭深於序故進退其物以合侯道之數此侯道五十弓

案此物南北之節也序序各異東西則無論序序皆

取節於楹間

右記物

命負侯者由其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賤者禮略　賈氏公彦曰司馬

自在已位遥命之經無司馬命負侯之位故記之也

敖氏繼公曰位觶南也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

者以射事未至略之由便也

右記司馬命負侯之位

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者宜逸由便也　敖氏繼公曰凡司射司馬三耦衆耦也此於司射司馬之位為南於耦之射位為北故以之為節賓無射位大夫不立於射位故取弓矢于堂西不由之大夫卒射而退乃由此者與上耦俱行故也

案賔與主人耦主人降階遂東取弓矢故賔亦然而大夫視之

右記適堂西所由

旌各以其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旌總名也賈疏周官司常職九旗對文雜帛為物析羽為旌各別今名物為旌者散文通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　敖氏繼公曰此據士之為主人者言也云各則是三等之士物亦有不同者矣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亦此

意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鄉大夫詢衆庶於庠州長習射於榭雖同建物杠則大夫五仞士三仞不同

案疏家循用禮緯謂旌杠士三仞大夫五仞諸侯七仞天子九仞夫旌獲者執之以時而舉時而偃者也必輕簡乃得便提豈其七仞九仞而可以倏舉倏偃乎侯之上綱去地一丈九尺二寸獲者取旌倚于侯中則旌雖高出於侯諒不甚遠杠之長自士大夫以

上大概相同唯物則異如是乃一人舉之而有餘也以士喪禮推之則敖氏之說亦可尋

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糅人酉反杠音江脰音豆韜吐刀反注今文糅為縮韜為翿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翿旌也賈疏據下文士鹿中翿旌翿亦所以進退衆者糅者雜也杠橦也鴻鳥之長脰者也八尺曰尋賈疏冬官殳長丈二而云尋有四尺除四尺則尋八尺　賈氏公彦曰下云君國中射以翿旌獲此士與君同者士卑不嫌命

士以上尊卑自異也　敖氏繼公曰無物謂士之未仕者也大夫士建物葢指已仕者而言以白羽朱羽相雜而綴於杠之首亦象析羽為旌之意也

案白羽與朱羽糅猶物之以白帛與絳帛雜也韜者以緇籠杠如鴈之頭頸三分其竿韜上二尋為一丈六尺餘不韜者八尺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賈疏典命職子男大夫一命士不命不命者無

物七尺曰仞　賈氏公彥曰書傳雉高一丈祭義曰築宮仞有三尺除三尺只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辨正孔氏安國曰八尺曰仞　朱氏載堉曰仞尋皆八尺也但上下縱長言之則曰仞左右橫廣言之則曰尋考工記云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則仞與尋同為八尺此其證也祭義築宮仞有三尺益一丈一尺也若仞乃七尺加三尺為一丈者只言一丈豈不明白而反含糊言之理不通矣

案伋之說非一孔鮒小爾雅曰四尺謂伋王肅從之包氏論語注曰七尺曰伋與此注同然趙岐孟子注房氏管子注皆同孔氏書傳以八尺為伋

右記旌

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横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二指謂左右手之二指賈疏云以横之知左右手此以食指將指挾之賈疏第二指為食指左傳子公之食指動是也第三指為將指左傳闔閭傷於將指是也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故知挾矢以第二第三指閒皆挾

氏繼公曰云凡者或多或寡其法皆然寡則挾以食指將指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凡挾矢有挾一矢者有挾四矢五矢者

右記挾矢之法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不主射故也　郝氏敬曰司射常執弓挾矢司馬惟有事升堂乃執弓

右記司射之位司馬執弓之節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復扶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子取人以漸　敖氏繼公曰始射謂第一番三耦射時前言復謂第二番射時後言復謂第三番射時三耦始射志在於中中則當言獲未釋獲者此如習射然未宜較勝負且三耦之外皆未射難以相飲不可以徒釋之也次射則賓主而下皆繼射乃可以釋獲第三射則事已熟乃可以樂為節也

右記再射三射漸進之序

上射於右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右物射

右記射位左右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

正義鄭氏康成曰博廣也直心背之衣曰當賈疏言當心中央以丹韋為之左右司馬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

敖氏繼公曰龍首者刻其上端作龍首之狀為識且

以飾也上端為首則下端為尾明矣經云東肆是其證也蛇交以兩木屈曲為之狀如蛇交然

存疑鄭氏康成曰兩端為龍首中央為蛇身相交也

案古器皆有首尾如俎豆籩敦之類皆然此楅亦當然也韋當者以韋束楅之中央而分其左右也矢各有標識司馬撫矢時上射者分於左下射者分於右故注曰分委於當

楅縣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 縣虛求反 奉芳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髹赤黑漆也　呂氏大臨曰奉者彖之以兩手也　敖氏繼公曰奉之明執其兩端也

賈氏公彦曰取矢北面故南面奠之當洗南北節案設楅南北當洗則洗不當碑而碑之節不以堂深可見矣

辨正朱子曰奉或誤寫作拳釋文遂以權音張淳校定卬本亦不能正而曲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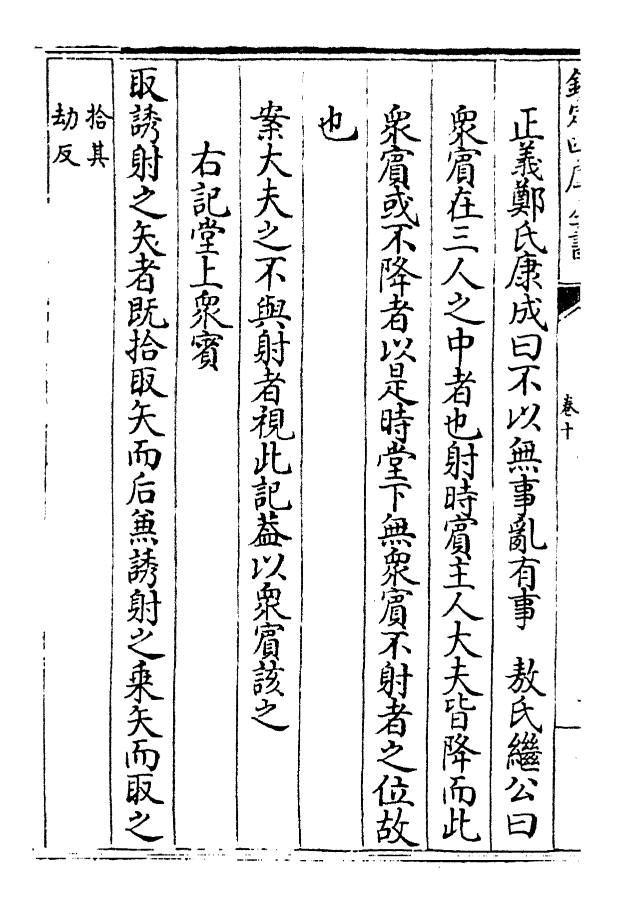
右記楅

射者有過則撻之撻他達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司射搢扑是教射法撻犯禮之過者尚書云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是也　敖氏繼公曰有過謂不能盡循司射之教而犯其所命者然則撻之者其司射與又考司射行事其有關於尊者必去扑則是尊者之射雖有過固不在此科也

右記撻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與音預注古文與爲豫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以無事亂有事　敖氏繼公曰衆賓在三人之中者也射時賓主人大夫皆降而此衆賓或不降者以是時堂下無衆賓不射者之位故也

案大夫之不與射者視此記葢以衆賓該之

右記堂上衆賓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

拾其劫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則見其於既拾取已矢乃為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不相因也　賈氏公彥曰反位東西望訖上射乃更向前兼取誘射之矢

辨正朱子曰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注乃云反位禮成乃更進取之似相矛盾疏上射字與後者二字不相應當作下耦之下射

右記無取誘射之矢

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賓主人升降者皆尊之也不使司馬擯其升降主於射　敖氏繼公曰擯謂以辭贊之將擯而去扑搢之乃反位射時擯升降則取矢亦當然也

案賓主人降取矢而後升射是射前一升降也既降釋弓而升即席是射後又一升降也司射皆擯之不

擯大夫者大夫有耦也

右記司射擯升降

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奉芳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賈疏屈前足以受負若今駝受負則四足俱屈

右記中

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大夫不使久列於射位賈疏射至乃就

其耦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耦少退于物〈纁元作熏舊監本已改纁今從之襦人于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肉袒殊於耦耦少退下大夫也既發則然　敖氏繼公曰袒纁襦尊者不見體也襦先著於衣内袒時則出之大夫非射於君所固不肉袒矣乃以與士射為言者嫌為下射或當統於上射而不與之也　郝氏敬曰纁赤色襦裏衣袒禮衣見

襦不肉袒也耦居右物每既發一矢輙少退辟尊也

右記大夫堂下立處并袒法

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矢

正義鄭氏康成曰惟此二事釋弓矢則揖升降不釋

敖氏繼公曰視筭則射事已因去扑之節而并去

之獻釋獲者釋弓矢為有洗酌荅拜等事故也

右記司射釋弓矢之事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　敖氏繼公曰主皮之皮與皮侯之皮不同葢以中甲之革為之周官云射甲革樂記云貫革皆指此也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也為物堅厚强者乃能貫之故禮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故也主皮之射以又射與不射示榮辱亦異於禮射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也尚書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宫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

棨主皮之皮堅厚難射非皮侯采侯獸侯之比非强有力者弗能貫也故凡射禮不以之若禮射則未嘗不以命中為雋亦未嘗不以矢貫於正鵠為中也鄭氏此解適與經違又引尚書傳既以射於澤宫為揖讓之取何又以當主皮之射乎葢主皮之射本以習戰而非禮樂之事觀樂記及論語所云足以明之矣書傳本難徵信況又顯然矛盾邪

右記主皮

主人亦飲于西階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就射爵而飲也已無俊才不可以辭罰　賈氏公彥曰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

右記主人飲處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敖云臑字衍）

正義鄭氏康成曰臑若膊胳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

賈氏公彥曰賓主人已用肩臂唯有臑及膊胳觳若脊脅骨多尊卑皆有自臑以下各得其一注具言

之欲見無大夫獲者得臑若大夫一人大夫得臑獲者得膞大夫二人獲者即得胳若大夫三人獲者即得骰大夫更多則折之不得整體　敖氏繼公曰折謂折分其牲體不用全體也無大夫則臑折有大夫則折其餘體肺離肺也下同臑在肺下非其次且與折文不合葢傳寫者因注首言臑而衍也大射注引此無臑字又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則此俎不當言臑明矣

東方謂之右个

正義鄭氏康成曰侯以鄉堂為面也

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皆獲者也祭祭肺也以言肺嫌無祭肺賈疏明記者之意見上已有肺嫌不别有祭肺故言皆有祭　敖氏繼公曰皆皆二俎也二俎有離肺復有祭肺者為獲者祭于三處而加之釋獲者之俎因亦加祭肺一也

右記獲者釋獲者俎實

大夫說矢束坐說之說吐活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不自尊別也

右說大夫說矢束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

正義鄭氏康成曰每一耦射歌五終也　敖氏繼公曰若采蘋亦與周官異者也

右記歌之終數

射無算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衆賔繼射者衆賔無數也

右記射耦無定數

古者於旅也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人慢於禮樂之㦤言語無節故追道古也　敖氏繼公曰言古者以見周之不然古謂殷以上也於旅而語以敬殺也然則周之禮其燕坐乃語與

通論張子曰語謂唯語禮樂言不及他飲射之際皆當如是　方氏慤曰語即大司樂所謂樂語也道古即語也鄭氏釋樂語曰道者言古以制今葢謂是矣　陳氏暘曰言歌騶虞采蘋繼之以於旅也語既歌而語以成之也文王世子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則𢿱而說之以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者也然則古者於旅也語豈非古樂之法然邪

右記旅及士入節

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後出下鄉人不干其賔主之禮拜送大夫尊之也主人送賔還入門揖大夫乃出拜送之　敖氏繼公曰大夫後出與其後入之意同欲使主人於賔與大夫各盡其禮而賔與大夫亦各得伸其尊也大夫雖多亦惟拜送其長而已鄉飲酒遵者之禮亦當如此

案迎大夫於門内者殺於迎賓也此則賓既出矣故送之禮與賓同自此以上皆為射禮而記依經為序

右記大夫出節

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个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个最上幅也上幅用布四丈中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賈疏兩半各削一寸為縫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謂中也

案布幅之廣說者非一漢志云二尺二寸淮南子云

二尺七寸巡守禮云三尺二寸注疏所言據漢志也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注今文改弓為肱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貍步賈疏六尺為步射文

賈疏大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也

弓制六尺與步相應二寸者骹中之博也賈疏弓人職骹中有變焉謂弓弣把中側骨處博二寸故於此處取數焉

陳氏祥道曰古者器用生於類故侯道生於弓侯中亦生於弓

鄭氏鍔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之侯中丈八尺鵠六尺七十弓之

侯中丈四尺鵠四尺六寸有奇五十弓之侯中一丈鵠三尺三寸有奇鄭衆馬融皆曰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益不致諸此耳

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

正義鄭氏衆曰兩个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凡為三丈下兩个半之傅地故短也　鄭氏康成曰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賈疏謂中上中下各横接一幅布者左右舌謂

上个也（賈疏對下个不倍躬者）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賈疏謂躬外兩相各出一丈若人舒舌）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用布三丈所以半上舌者（賈疏上舌兩相各一丈今下舌兩相各五尺通躬二丈故用布三丈）侯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賈疏據上个）五六三十（賈疏據下个）以此為衰也凡鄉侯用布十六丈（賈疏中五幅幅一丈用布五丈上下躬各二丈總四丈上个四丈下个三丈是總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賈疏侯道七十弓弓取二寸二七十四侯中丈

四尺七幅幅丈四尺用布九丈八尺上下躬各用布二丈八尺總五丈六尺上个倍躬為五丈六尺上舌出者兩相各出丈四尺下舌半之兩相各出七尺通躬二丈八尺總四丈二尺通計用布二十五丈二尺

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賈疏侯道九十弓弓取二寸侯中丈八尺九幅幅丈八尺用布十六丈二尺上下躬各用布三丈六尺總七丈二尺上舌倍躬亦七丈二尺下舌用布五丈四尺總用布三十六丈

餘論陳氏祥道曰古者制度取於身五十弓者侯道之所始也故五十弓之侯其上象人之臂下象人之足中其身也上下其躬也左右出者舌也下綱其足

也則侯之取於身備矣

案侯之制上濶下狹考工記上綱與下綱出舌尋又

疏云植在兩旁斜竪之葢植之下有鐏扱於地旁更

有繩斜繫鐵橛而以築於地與

右記鄉侯之度

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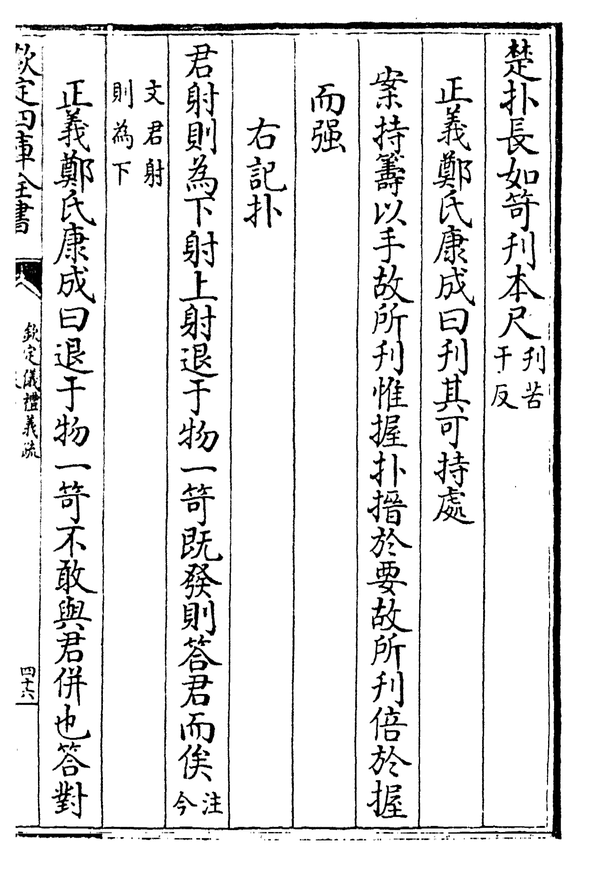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箭篠也籌算也八十者略以十耦

為正貴全數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握本一作膚

賈疏何休云側手為膚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四指則四寸握謂四寸也長尺有握則此籌尺四寸矣　敖氏繼公曰尺有握猶尺有四寸也必云握者見為所握處也紫其本四寸處刊之使白是謂握素不刊者外長一尺

通論陳氏祥道曰射矢不曰籌故箭算曰籌投壺矢曰籌故箭籌曰算

右記箭籌



楚扑長如笴刋本尺刋若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刋其可持處

案持籌以手故所刋惟握扑搢於要故所刋倍於握而强

右記扑

君射則為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注今文君射則為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退于物一笴不敢與君併也荅對

也此以下雜記也　敖氏繼公曰下射之物在東主位也答君謂東面立而對之射時進左手微背於君故既射則還對之俟待君發也　鄭氏鍔曰笴所謂蚡胡之笴是也字文為槀故有槀人之官槀物長如笴退于物一笴則遠離於物矣大夫之耦少退猶在物也此遠離于物彌下也

君樂作而後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尊也不搢矢不挾矢授之稍屬

陳氏暘曰君樂作而後就物優尊以異卑也君不搢矢故授以小臣君物不可徒執故藉以巾　敖氏繼公曰君樂作乃就物亦以樂節多故也大射儀曰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葢以巾拂之而又藉手以執之也

若飲君如燕則夾爵飲於禁反夾古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如燕賓媵觶于公之禮夾爵者君既卒爵復自酌

案媵觶之禮不夾爵故先自酌而後媵公是如燕矣

既媵而復自酌所謂則夾爵也

右記君射諸儀

案自此以下數節葢通燕射大射言之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翿徒刀反注古文無以今文糅為縧皮樹為繁豎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翿旌獲尚文德也　張氏鎰曰皮樹人面

案此條朱子通解以入燕禮記

於郊則閭中以旌獲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賈疏據諸侯言天子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岐蹄賈疏已上山海經文周書曰北唐以閭賈疏周書見國語孔氏頴達曰諸侯大射案大射儀云公入驁射畢而云入謂從郊入國則射在郊學也　郭氏璞曰閭即羭也角如麢羊一名山驢

今晉陽縣西汲甕山多有之　陳氏祥道曰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大射儀曰公入鷔禮記言王之出於澤儀禮言公之入於澤則天子澤宮西郊小學也諸侯澤宮郊之大學也此曰閭中諸侯郊射之中也

於竟則虎中龍旜竟音景旜之然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賈疏賔射也畫龍於旜尚文章也通帛為旜　孔氏穎達曰天子賔

射則在朝諸侯賓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國外相會則在境　陳氏祥道曰諸侯賓射不特於竟其在國中亦皮樹中

案此條朱子通解以附燕禮記

辨正敖氏繼公曰此記言君之中與所獲者有國中郊竟之異而不言為某射則是其所以異者惟繫於地之遠近不繫於射之大小也若然則固有大射而用皮樹中翿旌燕射而用虎中龍旜者矣

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兕徐履反注古文無以獲

正義敖氏繼公曰其指大夫而言大夫有上中下之異故物亦有差司常職曰大夫士建物翿旌即白羽與朱羽糅者也上記言士禮云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此直見翿旌而已葢記者雜也

鄭氏康成曰兕獸名似牛一角用翿為旌以獲無物也　許氏慎曰兕如野牛有毛其皮堅厚可以制鎧

賈氏公彥曰公侯伯大夫再命子男大夫一命不

同故云各公侯伯州長一命有旌亦入物中　陳氏祥道曰鹿中前足跪鑿背皮樹閭虎兕之制蓋亦然也

案大夫與士俱各以其物獲則物有不同敖說是也此記直言翿旌則三等之士雖有物而不妨通用翿旌蓋慮有不備者也　又案此記言中上不及王故周官大史職注云天子之中未聞

右記中與獲之等

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注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

正義鄭氏康成曰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　敖氏繼公曰其餘否謂人臣不為射主於國中也君有射於國中者以其於公宫為之也若人臣之家其庭淺隘器用又未必備故射則必於鄉州之學行事焉是雖居於國而亦不能射於其中也此不惟見尊君之意亦其勢然爾

通論賈氏公彦曰天子諸侯燕射皆在國天子賔射

亦在國大夫士燕射賔射不在國大夫又得行大射亦不得在國

右記人臣無國中之射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注今文無射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袒纁襦下於君也

案此葢不辨上下大夫及耦於君與否皆肉袒也

右記大夫侍君射袒法

鄉射總論陳氏祥道曰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

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算使人泯爭心於揖遜之閒奮武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